

中国帝王系列

永乐帝

明成祖朱棣

永大



乐声远 著

乐声远 著

中国帝王系列

明成祖朱棣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乐声远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中国帝王系列)

ISBN 7-5434-5058-5

I. 永… II. 乐…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797 号

书 名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

作 者 乐声远

责任编辑 王 萍

美术编辑 慈立群

装帧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375

字 数 538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58-5/1·839

定 价 31.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是个颇有争议的皇帝。

他功勋卓著：他组织编修了内容浩繁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百科全书编纂的先河；他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七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他五次亲征漠北，维护祖国统一，病死征途……

然而，他以残暴闻名：在武力夺取侄儿建文帝的帝位后，他大杀建文遗臣，首创了诛及十族和“瓜蔓抄”的恶例；他疑心王贵妃死于投毒而制造冤案，一口气杀了六百余人；他视宫中同性恋为大逆不道，一口气杀了二千余人；他重用宦官和特务，埋下了明朝政治不清的最大祸根……

本书没有轻率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着力于发掘永乐帝性格变异的心态轨迹——他的生母被疑不贞而被折磨致死，对他幼小心灵的巨大创伤及其性格形成的影响。

本书情节生动，场面恢宏。对永乐大帝与小嫔徐妙锦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当时著名文人道衍和尚的足智多谋、解缙学士的风流倜傥，均有精彩之笔。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生母的铁围裙	(5)
第二章 大闹大本堂	(72)
第三章 朱棣有了“商山四皓”	(152)
第四章 从三藩鼎立到一藩独强	(218)
第五章 “奉天靖难” ——叛逆者的旗帜	(298)
第六章 抢得天下便是王	(414)
第七章 丧失理性的报复	(529)
第八章 内政外交大手笔	(589)
尾 声 北征不归路	(688)

楔 子

平地一声惊雷，轰鸣在河北、山东千里黄河治河工地的上空——

黄陵岗（今山东曹县西南）掘出了一尊独眼石人，石人的背上刻着这样十四个大字：

“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石人出土的神异消息，像千钧雷霆，炸开了十五万治河民工眼底的百丈阴霾；像千里狂飚，卷起了十五万治河民工心里的千尺巨浪；像万丈长风，扫净了十五万治河民工头上的万里乌云！人们奔走相告：

“元朝要完蛋了，这是天意！”

“蒙古人要倒台了，这是神谕！”

十五万民工，心中就此播下了反元必胜的信念，只等着某个英雄振臂一呼。

时为元顺帝至元十一年（1351年）四月。

五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与颍州白莲教首领于永年（今属河北）白鹿庄聚众，杀白牛黑马，以红巾为号，称红巾军（亦称红军或香军），宣誓起义，韩被奉为明王，刘福通被封为丞相。

不料消息泄漏，元朝官兵包围了起义会场，韩山童率众突围时被俘，他的儿子与其母逃亡武安山中，刘福通杀出重围，撤往颍州。

五月，刘福通到达颍州，与杜遵道等起兵，攻克颍州城。反元大起义的烈火再次被点燃，一发而不可收。

七月底，黄河疏凿的河工完毕，十五万民工相约“八月十五杀鞑子”，带着十五万颗火种，散往四方，先后加入了各路红巾军。

八月中旬，芝麻李（李二）、彭大（老彭）、赵君用（赵均用）等人在徐州起义，占据徐州；彭莹玉（彭祖师）、邹普胜、徐寿辉、陈友谅在湖北的蕲州、黄州起义，亦称红巾军；布王三（王权）等北锁红巾军，孟海马等南锁红巾军，于襄阳、汉水一带起义……

由刘福通在颍州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数月之间，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头裹红巾的造反者。恰如当时的一首歌谣所言：

满城都是火，官府四处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反元的红巾军四处出击，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处处唱彻这样一首反元战歌：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对不平事，杀尽不平方太平！

在如火如荼的反元大起义中，治黄的十五万民工发挥了中坚作用，他们都先后加入各路红巾军，成为推翻元朝的主力。

至正十一年（1352年），反元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人起义，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

郭子兴、孙德崖的起义，替一个给中国历史留下巨大投影的人物搭建了可以大显身手政治舞台——闰三月，濠州皇觉寺的穷和尚朱元璋投身入郭子兴部红巾军的钢铁洪流，并以他超群的才干、心计和果决，很快从大头兵脱颖而出，娶了郭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马皇后），成为郭子兴不可或缺的左右手，成为濠州红巾军将领中颇有威望的人物。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是中原红巾军势力大发展的一年。这年二月，刘福通等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年号龙凤。

这一年，对于朱元璋的人生更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郭子兴于三月病死后，朱元璋乃收买巢湖红巾军水师的头目廖永安、廖永忠兄弟，沉溺其领袖李扒头于湖，夺取了两万巢湖水师，加上他的三万步兵，摆脱在濠州称王的赵君用等人杀向江南，攻占了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可以照自己的意志，为自己的利

益而奋斗了。

这时，元朝已基本失去对黄河以南的控制能力，各路反元英雄乘机抢占地盘，你争我杀，追逐元朝所失之鹿，一些性急的索性称起皇帝大王来。

朱元璋却不着急，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采纳徽州休宁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奉红巾军小明王的龙凤年号，受小明王所授的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相的官职，用小明王保护自己的侧后安全，一心一意东征西进。在第二年三月攻下六朝古都集庆（今南京）将其改名为应天府后，朱元璋有了一块牢固的地盘，有了一支水陆军齐全的十万大军，成为不可小觑的独立力量。

又经过几年的东征西伐，到了元至元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年），朱元璋的兵力及地盘，与建都苏州的张士诚（后自称吴王）相比，已在伯仲之间，只弱于西边以汉阳为都的徐寿辉、陈友谅部，而跻身于南方三雄之列。

这年从年初到五月，因几路大军都在东面的浙江东部与张士诚部恶战，朱元璋一直留在宁越（今浙江金华），就近指挥战事。

六月壬戌（初一），朱元璋返回应天府。八月中旬，攻取诸暨等地的部将胡大海奉命移兵西攻处州（今浙江丽水）的途中，遣人送来在诸暨等地所获俘虏及物资，一同送来的还有一个高丽美女碯氏（亦作硕氏、磧氏）。朱元璋见碯氏容颜妙丽，体态姣好，年方二八，有一种异国情调，便将她收为他的第六位夫人，从而有了本书的主人公——燕王、永乐帝朱棣的故事。

第一章

生母的铁围裙

碣氏坐在布置得喜气洋洋的卧室之中。

那时候，元朝官兵仍将红巾军称之为“贼”。

年仅十六岁的碣氏，万万没有想到，几年前随父母漂洋过海到闽南贸易，就遇上中国大乱，台州盐贩、海盗方国珍称兵浙江沿海，对元朝四次降而复叛，海上交通断绝，碣氏一家回高丽不得，而北上大都，从陆路回国，刚到暨诸就落入朱元璋的“贼兵”之手，并且将做“贼首”朱元璋的“押寨夫人”！

碣氏居住闽南有几年了，因此会说一些汉话。然而，他只会说闽南流行的客家话，不仅不会说北方的官话，连听也听不太懂。她只从卧室布置的喜气洋洋和侍女太监们欢天喜地的交谈中，猜出自己将是今夜喜事的主角，将要嫁给这支“贼兵”的最高统帅朱丞相朱元璋。

碣氏虽曾在白天被朱元璋召见过，但因离得远，她既悲怆又害怕，没敢抬眼观看，以此对朱元璋的长相毫无印象，只从他那威严的声音中感到了一股要将人的勇气从骨髓中压走的凛冽。

碣氏不由想起了在张士诚处听到的有关朱元璋如何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的传言：

朱元璋因没水师，在江南寸步难行，便欲与巢湖红巾军的两万水师共下江南。因为水师统帅李扒头坚持要朱承认他的主帅地位，朱元璋便买通李扒头的部将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用酒将李扒头灌醉后捆了，沉之于湖，击走了另一头领赵双刀（赵普胜），然后夺取了两万水师；

朱元璋刚攻下集庆，因军中乏粮，便严令禁酒，胡大海仅存的三儿子犯了禁令，朱元璋要将他处死，将领们劝谏说，胡大海正在东线与张士诚激战，杀了他仅存的儿子，他会于心不安的。朱元璋却强硬地说，‘宁肯让胡大海反了，也不能让我的法度受到损害’，到底将胡大海的儿子处死，使胡大海因此绝后。

朱元璋的儿女亲家谢再新、老伙计赵继祖、邵荣在前线打仗，他们的家小在集庆犯了法，朱元璋不听劝谏，严厉处罚了这三个大将的家小，这三个大将便都背叛了朱元璋而为朱元璋所杀害……

想到将要做这样一个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的“贼首”的“贼婆子”，碣氏只觉得冷彻骨髓，眼底一片黑暗。

然而她不敢哭泣，怕激怒朱元璋，给自己也当了俘虏的父母惹来杀身之祸！

她甚至不能自杀以保住自己玉骨冰肌之身，同样是怕连累父母！

她只能逆来顺受，苟全性命于乱世！

她只能凝视着面前桌上一对高烧的红烛，那一点点红色的蜡泪，似乎就是从她的心底涌出的。

她再次摇头谢绝了侍女们送来的还算丰盛的晚膳，便听得一个年长的侍女叮嘱送饭来的侍女们道：

“拿下去，先留着，等嫡夫人想吃了再送来。你们可别见了平时难得一见的好吃的，就犯馋偷嘴，自找倒楣，别以为相爷在喜庆日子里就不会处罚你们！”

“院长姐姐放心，借十个胆给我们，我们也不敢从这新夫人的口中偷食呀！”手捧花盘的侍女答道。

嫡氏虽早知朱元璋已娶过姓马的夫人，却不知他更娶有寿州人李氏，濠人大郭夫人，郭子兴之幼女小郭夫人，陈州人孙夫人等四位夫人。在入府拜见马夫人等五个夫人后，她方知自己只是朱元璋现有六个女人中的最末一个，心中更是一百个不乐意。

嫡氏更从侍女们的对话中印证出朱元璋生活的简朴：今晚给她准备的饭菜，虽说还算丰盛，不过有酒有肉而已，竟然是这些侍女们平时难得一见的，这与张士诚及其米虫儿（时人称张士诚的官员）的极端奢靡形成鲜明对比，难怪张士诚的人讥笑朱元璋是不会享受的“老乞儿”、“土包子”，难怪浙江人作十七字诗（即三句半）讥讽张士诚道：

丞相做事业，

专用黄蔡叶^①，
一夜西风来：
千鳖！

碣氏刚想到这里，便听到门外有人报道：

“相爷到！”

碣氏不由浑身一阵颤栗，而卧室里的几个侍女都匆匆拥出屋去迎接朱元璋，口中祝贺着他的万千之喜。不一时，碣氏便听到庄重而稳健的脚步之声响进屋来，这是那种意得志满的男人所特有的脚步声，非是朱元璋又能是谁？

碣氏既害怕又无奈，将头埋得更低，只觉身子软得快要坐不住了。

碣氏屏息敛气，只觉得朱元璋走到自己面前，伸手抬起自己的下巴命令般地道：

“卿卿抬起头来！”

碣氏虽未听得很懂，却已明白朱元璋的意思，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觑了朱元璋一眼。

一张长长的脸，两道高高的颧骨，一颗颗红黑的麻子！

碣氏的心被这张陡然出现的长得很不体面的“山”字麻脸重重一压，骤然停止跳动，昏厥过去。

一阵被撕裂的疼痛使她苏醒过来，她这才发现自己已浑身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朱元璋正在往自己体内狠命冲闯。

两行哀怨的泪水不听控制地从碣氏的两个眼角流到耳

① 黄蔡叶乃张士诚的三个弄臣：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

后，碯氏心里禁不住一声哀叹：朱元璋已是五个女人的丈夫，三男一女的父亲，年已三十二岁，早过了见了女人就冲动的及冠之年，对年方十六的自己竟这般粗暴，这已远不是缺乏经验而不知怜香惜玉，而是说明朱元璋只是个心中惟有自己而忽视他人的独夫，跟着这样的人，日后可少不了苦头吃！

孰料碯氏的心灵之泪激怒了朱元璋，使他的脸变得更长，麻子变得更大而更加丑陋，从而充满了狰狞可怖之气。他加紧了运作，一边没好气地喃喃骂道：

“大喜日子，你掉哪门子猫尿？莫不是以为我是红巾贼的贼首而配不上你这种名门淑女？莫不是以为你做我的第六个女人而辱没了你？告诉你吧，蒙古人的气数绝对尽了，小明王的北征军已破了蒙古人的上京、辽阳，西征军已打进关中，东征军已占了山东。而整个大江以南，只有少数元朝官将困守孤城，苟延残喘了。推翻了元朝，我朱某就不仅仅是江南等省的丞相而已，我朱某定会当国公、当王爷的。运气来了，还会弄个皇帝当当！你家不就是个商贾之家吗？何况你已不是个处子，有什么好自傲的！”

朱元璋说的是皖北话，碯氏听不大懂，却已知朱元璋是在为她的流泪而生气。她觉得既已成了这个丑陋的“贼帅”的人，就只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她总得活下去呀。她不想惹朱元璋生气，就极力控制住哀伤，控制住眼泪，静静地躺着，忍住初为人妇的疼痛，任凭朱元璋的恣意撞击。

朱元璋终于狂涛大泻，瘫软在碯氏的怀抱之中。他那硕大的身躯压得碯氏胸腔发疼，艰于呼吸，差点喘不过气来。

然而，她竭力支撑着，忍受着。

朱元璋终于翻下身去，倒在枕上，很快呼呼睡去。

碯氏卸去重负，偷偷地舒了口气，静静地躺着，看着一对红烛默默地流着红泪，一点点地消失着它们的身躯，联想到自己难于预卜的前途，泪水又悄悄地流下眼角。更鼓报了三更，她终于抗不住困倦，也合上双眼，昏昏睡去。

到底人生地疏，心绪不宁，碯氏睡不踏实，醒过来时更鼓巧巧报着五更。她张目一看，床前桌上换上一对新红烛，而朱元璋却已不知去向。

天刚亮，她便在侍女的侍候下起床洗漱，刚用过很简单的早点，马夫人便率着两位郭夫人、李夫人和孙夫人前来看她。从马夫人的安抚中，她才知道，朱丞相因忙于政事军事，每天二更了才睡，不到五更便起，年年如此，天天如此，在他的日程安排里，几乎没有半日以上的休息，甚至没有一个整夜的囫囵觉。

碯氏今天才有心肠仔细打量这五个夫人。她发觉马夫人的长相也不体面，一双大脚更显得不符合她的身份；大郭夫人只是中等；小郭夫人只算秀气，与李夫人在伯仲之间；说得上“漂亮”二字的，仅仅只有在扬州避乱而被朱元璋破城后弄来的孙夫人。碯氏心里很是纳闷：究竟是皖北不产美女，还是朱元璋饥不择食，才使得他这个堂堂一军之主，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绝色？

马夫人通过侍候碯氏的那个既懂北方官话又懂闽南客家话的侍女，向碯氏解释说，朱相爷所领导的这支红巾军，与其他红巾军大不相同，首先是不光不杀儒生，还尽量招罗

儒生作为参谋，对他们言听计从，以此丞相府中聚集了李善长、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朱升、陶安、汪广洋、胡惟庸这样一拨文人。其二，这支部队，不像其他红巾军那样以抄粮（抢粮）为生，而是实行军民屯田，自己生产粮食，三年前打下集庆，就以投降的元军水寨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屯田之事。三是这支部队，一反其他豪雄所为，不杀人，不抢掠，不贪财，部队打下和州时，许多将领照旧例抢掠民女，朱元璋将城中男子召集到州衙前，然后把众将召集起来，申明军纪，命令将所有被抢进营中的妇女放出，与其丈夫亲人相认团聚；使得全城人无不称颂朱元璋的部队是“仁义之师”；打下太平时，有几个士兵违令抢掠民财，被立即斩首；打下婺州（金华）时，朱元璋的随从黄三抢了百姓的财物，也被立即斩首。由于朱元璋十分注意军纪以争取人心，使得他的部队在当时的各路反元义军中，纪律最为严明，最得人民拥护，凡是较有头脑的士人，都看好这支部队，认为只有这样的部队才能担当起推翻元朝统一天下的神圣使命。

碯氏没有吭声，心中却道，说是不抢妇女，胡大海不是将我抢来送与他的主子朱元璋了吗？朱元璋昨夜又何曾问过我是否愿意便将我强娶为妾？

李夫人见碯氏对马夫人的话默默不应，便陪着笑道：

“妹妹的神情忧郁不展，是担心红巾军成不了大事而最终会被剿灭而我们最终落得个‘贼婆子’之名呢？还是担心你父母的安危？若是前者，姐姐我就为你打包票，红巾军不会失败的，尤其是我们的朱相爷这支部队，正如日中天，前

途无量，相爷定有封公封王之份，我们不会有‘贼婆子’的恶名；若是后者，妹妹更大可不必：相爷已将你的高堂安置在城中，因令尊懂得贸易，相爷已委任他为茶课司的官员，管理茶引①。”

碯氏最担心的就是她的父母，今见他们都得到了安置，父亲甚至做了茶官，生计不会成为问题，这才放下心来，露出了被胡大海所劫后的第一个笑容，真诚地对朱元璋的安置表示感谢道：

“相爷日理万机，还亲自安排贱妾的父母，使其得免于饥寒。这高天厚地之恩，贱妾九死难报。”

大郭夫人在当时朱元璋的六个妻妾中，年龄第二大，只比生肖属鸡的马夫人月份小，比马夫人嫁给朱元璋的时间也只晚了一年，那是朱元璋在投奔郭子兴的第二年去老家钟离招兵时，她那以算命为生的父亲郭山甫认为朱元璋命相很贵，而把她嫁给朱元璋的，还叫她的哥哥郭兴、弟弟郭英、郭德成一起随朱元璋去打天下。她虽貌只中等，出身微贱，却因追随朱元璋很早，又有三个兄弟为朱元璋效力，故很受朱元璋宠幸，地位仅次于马夫人。听侍女转译完碯氏的话，她便笑道：

“而今我们已是姊妹了，都是相爷的人，碯妹以后不要这么客气。听说高丽也使用我国的文字，碯妹念过不少书。说来不怕你笑话，我们这五个姊妹原本都不识字，马大姊与相爷成亲后，因要助相爷安置诸将内眷，为将士筹办衣甲鞋

① 茶引为茶叶运销凭证。因茶叶实行专卖，每引一百斤，须交税二百文（后降为百文）。